

劫後

一片黃葉

注意了兩三天的梧桐樹上的那一片——昨天還在臨風顫抖着的黃葉，今朝不見了。被風飄去呢，還是被夜雨打落了，這可沒人探討——也許是無用探討，不必探討的；在這人們都在努力大事的當兒。不過，我，有些惘然了！

心碎了！

燈光慘淡，冷雨敲牕，日間的懊悶，一齊湧上心頭——還是睡覺吧！

誰能料到呢，人世的擾攘，竟會侵入了夢的領域；而夢裏的人生，也會感到，飄忽，以及孤獨的淒涼！

啊，我心碎了！世界何其微渺，而人身又何其魁梧呢！

雨後的桐葉

瀟瀟淅淅的一夜秋雨，桐葉也憔悴得多了！看牠在風前依依蕩顫，無論如何，總不免有些冷慄之感——人是這般膽怯的呀！

原
书
缺
页

原 书 缺 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假

朋友們，假和我們同住了。牠主宰了世界，牠統治了人心：這是何等可怕呵！

世界自從牠主宰了以後，人心自從牠統治了以後，滿世界就無所不用其假了！親子之間用着牠，夫婦之間用着牠，朋友之間用着牠，什麼地方，什麼事情都用着牠……而成人還恐怕兒童脫不掉天真，做不得假的世界的順民，拚命地將假教給他們；不夠，又加之以身作則地做給他們看：這麼下去，假自然可以永久主宰世界，永久統治人心了；而真的世界，真的人心，怕想不到

也將永久沈淪於萬劫不復的境地嗎？啊啊！

良心掉了以後

良心自從被人們掉了以後，人們的胸中，所剩的只有一個空虛。

不知在甚麼時候，傾軋，嫉妬，仇視諸念，都紛然乘虛而入，把空虛的胸中，又裝得滿滿了。於是人世的悲慘，便越演越厲；而光天化日之瀛寰，即深深地埋沒在烏烟瘴氣的地窖裏！

改造

欲改人，欲造人，總該先改了自己，先造了自己吧！

自己還改不了，自己還造不好；而挺身去改人造人，未免妄謬；而被改被造的，或許也帶點冤枉；即被改造出來的，也似乎多少有些不足之感！

然而，然而正在改人造人的，偏偏有許多是還改不了自己，造不好自己的，——這正許是改人造人的，倒可以不必改自己不必造自己的吧！——我太過慮了！

但，改人造人的，儘管努力去改人造人好了；而歡喜過慮的，也儘可任他

去過慮過慮：反正在這萬方糾紛的時節，多一個憂天的杞人，有什麼重輕之可言呢！

賀賀然

俯在牕上鳥瞰街上來往的人，匆匆忙忙，總覺得有些賀賀然，不禁爲之一笑！

賀賀然，賀賀然有什麼可笑？賀賀然生，賀賀然老，賀賀然病，賀賀然死；賀賀然的人生：住的是賀賀然的世界，要他不賀賀然，也何嘗能夠——賀賀然有甚麼可笑？——況看賀賀然的看，笑賀賀然的笑，也未始不是賀賀然囉！

無謂的人生

人，如果是空氣般的無色無相，或許不至於受盡有色有相的世界裏的磨折呢？

人是有色有相的，確無疑義——這可從月下證實，也可從鏡裏明白！

人既不能毀色毀相而生，祇可退求其次——少開口，多動手——少留些痕迹在有色有相的世界裏；如此，雖不能免盡磨折，總可減卻些連累靈魂的苦惱吧！

秋心

夜半醒來，探首帳外，牀前一片月光，似白銀瀉地。破紙牕上的花影，左右搖擺，彷彿鬼影憧憧，往來不絕。聽隔巷砧聲，頻添舊恨；聆繞砌寒蟬，撩亂閒愁。涼風入戶，肌膚上突起冷慄的壓迫，猶似孤零女鬼，在冷月悽風之下，歌哭翠袖單寒的境況。而似海的秋心，如潮的離恨，竟浪翻雲湧地一發而不堪收拾了！

秋懷

飄零的遊子，絕似旅行在沙漠裏的孤客，本來就容易引起日暮途窮的傷感——何況還在梧桐秋老，荷葉衰殘的時候呢；更何況又僵臥在客地的病榻之上呢！

經年飄泊，漸漸地養成了「一入秋來不展眉」的習慣。一到秋天的晚上，一上了牀，一件一件的過去的悲憤，一樁一樁的未來的恐懼，都會湧到我潔白的心幕上，影戲似地排演起來，結果便不免飲泣！

我也明明知道：人心是永遠這麼奸險，靠悲憤是悲憤不出什麼來的；前

途是永遠這般渺茫，靠恐懼是恐懼不出什麼來的；——但，我又是個怯弱者，除了悲憤以外，除了恐懼以外，還能幹得出什麼來呢！

寄 靜

靜，你叮嚀我節慮少思，今夜我又辜負你的情意了！
澎湃的思潮，好像滔天的惡浪，簸弄一葉失舵的孤舟，叫我的心怎能安貼呢？

前個月的月圓的晚上，你不是對我說：「今夜的明月，你應該多看幾眼；下回的團圓，又要人隔兩地了！」我聽着，深深地感到刺激，不覺眼睛潤溼！
後來你又問我：「人爲甚麼這般古怪？」——偏要把有限的青春，消磨在飄泊裏！」

我真愚笨，這個「古怪」不但我當時回答不出；就是直到現在，我已想了一個多月，還是一個回答不出的「古怪」！

慈愛的雙親，心裏雖然不願他瘦弱的兒子，年年飄泊；但也沒法使他不至於飄泊——或許人總是這麼「古怪」的吧？靜，可不是嗎？

生的虛幻

第二片桐葉又黃了！早上看牠，只黃了一小角的；中午就是半片了；午後三點鐘的辰光，就是大半片了；此刻——日落西山的時節，全葉都黃了。看牠可憐的色彩，總不久於枝頭，——或是夜半，或是明天一早，就要掉了的。——

拿破崙不是這樣嗎？
華盛頓不是這樣嗎？
而今安在呢？——生的虛幻呵！

赤子之心

痛了十多天的牙齒，天天的厲害起來，沒有一分的減退；喫飯似磨墨般的討厭，說話也像大難後初得平安時那樣費力——真是憤懣極了！

起初還是瞞着別人——小孩子們的眼光，畢竟是比常人來得銳利得多——瞞得過別人，終於瞞不過他們！他們看出了，常常來慰問我有些喫的東西沒有，好些沒有；且爲我找了治痛的藥水；還勸我停止他們的授課——他們的心是熱烈的，他們的話是誠意的；他們的情是真實的；他們的藥是純